

你们长长一排站在台上。这是一个小学的台上。你们不是站在那儿朗诵,也不是合唱,你们都是刚刚被这个小学录用的新老师。你们站在那儿按顺序地介绍自己,用简单的几句话说说自己的心情、愿望,可是你们都禁不住说到是怎么知道这个有名的小学的,怎么寄材料,怎么打电话给校长,打电话犹豫着选个什么时间,担心打搅了被拒绝,后来约好和校长见面,小心翼翼走进漂亮校园,心里想,如果能到这个学校当老师那么会高兴得要死,可是没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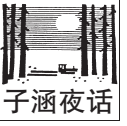
可是后来接到校长电话了:“欢迎你来我们学校当老师!”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用“高兴”好像不够,“开心”也不够,就算用“激动”用别的词汇也说不准确当时的心情。你,还有她,你们好

求职

梅子涵

几个都说,当时就对着电话一遍一遍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明白,你们当时说这么多“谢谢”,是当时你们最准确的心里。是心里,不是心理。人是有心里的,“心里”是更具体、更可以触摸到的,会摸到温度,还摸到跳动,而“心理”,弄不好一下子就又成了心理学的,像在墙的这边猜想那面,猜啊猜啊,就成科学了。我透透明明看得见你们的心里,摸到温度,摸到跳动,那个时候,对着电话的另一头,对着被录取,对着“欢迎你来我们学校当老师!”尤其如果你是个女生,电话的另一

头竟然还问你:“你来我们学校,会考虑两三年里生孩子吗?”你一蒙,竟然说了真话:“我?可能会?如果不可以,我会服从学校。”电话那一头却说:“如果生孩子,那很好,可以上我们的幼儿园,我们学校有幼儿园!”你们没有说,那一瞬间,你们眼睛有没有湿润,但是你们的眼睛和心里怎么会



不湿润!我的眼睛都湿润了。我是第一次,听着一排人这样站着,说着自己求职的小细节、真心里,年轻的小心翼翼、突然被人“录取”的大惊讶、大喜悦,是你们发现,自己有路了,读了很多年书,可以从座位上走到台上了,有工资卡了,你们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这个温暖的城市给了你正式走进社会的第一个打勾——√,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对着台下的校长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你们给我的这第一个√!”

这时,我的心里也湿润。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学生们。他们跟着我读硕士,读博士,毕业了,要去得到一个新录取,有的,我能出力,有的,我帮不了,他们就自己去投简历,打电话。他们是怎么小心翼翼的,被拒绝过几次,心里灰冷过几次,后来录取了,他们对着电话那一头说了很多谢谢谢谢吗?我好像从来没有仔细问过,没有像今天这样坐在台下安静听,觉得分外惭愧。我是应该看见和听见的,那么我就可以继续给他们一些“路上”的温暖和鼓动,告诉他们,被冷冷地拒绝了,心里不要非常冷,被温暖地接受了,要深切地说谢谢谢谢



陈丹燕

下午来了两个老朋友一起喝茶,漫长的冬天午茶,一路喝到天黑。

多年前在波恩,我见到这个朋友和他的妻子,我们一起去餐馆吃晚饭,忆上海。在黑黢黢的街角说再见。过了这么多年才知道,那年见面后不久,他妻子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开会匆匆见面,都来不及说说自己。又过了许多年,我的另一个朋友成了他的女友,我们才越过人海再见,在茶杯与柠檬派旁边回忆起他的妻。

因此慢慢说起了德国、荷兰、哈默休伊。漫长的冬天时光,寂静的十九世纪末的老公寓,高屋顶的房子里慢慢变老的朋友与时光,自己留在那里的蛛丝马迹。轻轻怀念一下那种寂静,那种稍纵即逝的,低地冬天的阳光,飞快照亮一扇窗子和窗里的一个人。在上海要怀念荷兰和德国,那么哈默休伊很是合适。据说哈默休伊宁静无求,但在画面中的寂静里总有一种隐约的哀伤。寂静里总有一点点无言的惊愕与失望。虽说是认命了,接受了,不說什麼,但小心保留着心中的一点梦想,不让他轻易死掉,所以才自持。这冲突是寂静无法忽略的动人之处,空房间里光在制造奇迹,背影后有对面容的探索,就像一个成人对梦想的态度。

哈默休伊的那一点点诗意,没有很多,但也无法全然抹杀。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生活总是慢慢地锤炼人,所以那一点点诗意也是从少年时代泛滥的大棉花糖慢慢锤炼而来,现在像钻石一样小而坚硬,虽然没有糖味,倒也能闪闪发光了。

1岁1个月,楷迷上了月亮。晚上喜欢到阳台到处找月亮,如果能在外面乘凉,那更好不过。楷可以在对着月亮专注地看很久。看书,只要出现了月亮,必定指着兴奋地嗯啊个没完,林明子的《月亮晚上好》是他的最爱。

购进的一批月亮主题的绘本中,《圆圆的月亮》是喜欢上的第一本。诗情画意的语言,画面意境也很好,深蓝的色调安静祥和。作者对人物的选择和对细节的把握令人称道,将月亮对人、对一切生灵的关爱细腻地表达出来。楷总是对每一幅图中的月亮反复看。我们也会在散步时、吃饭时、睡觉前,随时说几句书里的句子。甚至它也成为楷哭闹时的镇定剂。我相信,他是“读进去了”。

艾瑞·卡尔的《爸爸我要月亮》是我们翻得最多的关于月亮的绘本。折页的设计被楷翻来覆去地研究。我们由此认识了箭头,知道了“往上爬、往下爬”,形容事物会用“好长好长、好大好大”,看到住宅楼侧的梯子也会说“爸爸够月亮用的梯子”。书里大胆的想象也让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月亮是可以由爸爸够下来的,但是还会飞

在绘本中月圆花好

勋章菊

再后来,我陆续给他补过《月亮的秘密》《小猫咪追月亮》《月亮,你好吗》《月亮的味道》《月亮生日快乐》《你睡不着吗》《遮月亮的人》等等关于月亮的绘本。这些书各有特色,他也都都很喜欢看,几乎每一本都迷恋过一段时间。

看绘本的同时,楷也很爱看月亮,我们感受过月朗风清的美好,皓月当空的震撼,仔细观察过月星的神奇,月影婆娑的朦胧,尤其晴朗的冬日,看到深蓝天幕下金星伴月的画面,着实令人难忘。在广场

上,在高楼间,在阳台,在楼顶,只要看到月亮,楷都会停下来深情凝望。至今记得一岁多某个夏天的傍晚,楷回家时惊喜地在西南天空发现了金色的弯月,犹如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面露深情痴笑,不停指指点点。我只好跟唐僧一样一遍遍换着腔调说:“月亮,月亮……”

后来,楷又陆续迷恋过蛋、鱼、车、太阳、星星,也读过一些相关主题的绘本。如今,3岁的楷,喜欢动物,喜欢海洋,喜欢花草,喜欢读《小鸟》《黎明》这样描述景色的优美文字,喜欢《和我一起玩》《风喜欢和我玩》这样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也喜欢《14只老鼠》系列、《花格子大象艾玛》系列这样将动物赋予人的性格、思想和社会性的绘本。感谢月亮曾经给他进行最初的美的启蒙,感谢绘本中明净如水的月光照耀他澄澈的心。

亲爱的楷,月有阴晴圆缺,人亦有悲欢离合。希望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些故事、这些月光,能一直让你感受到花好月圆。

十日谈

亲子共读之美

期待成长,也不嫌弃停留,请读明日本。

日前,香港中华书局的赵东晓兄给我发来这样一条微信: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小孩的坟墓。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如下的一件事情:

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万分,便在落崖处修建了这座坟墓。后因家庭困窘,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

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把孩子的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答应了这一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土地交易的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买卖流转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安静无恙地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与格兰特陵墓成了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代流传下去。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不管是贵为总统,还是无名小辈;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但在遵守契约、诚信不欺方面都是平等无二的,他们的权利都是神圣不殊的。

中国历史上多有掘墓鞭尸事

件,汉语成语辞典因而专门收集了“掘墓鞭尸”一条。最早的掘墓鞭尸发生于春秋时期。楚国的伍子胥因父与兄被楚平王所杀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攻打楚国,五战五胜,打到楚国都城郢城,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掘墓鞭尸,友人反

死者的安宁与尊严

郝铁川

对,伍子胥说:“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顺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暗中准备八补黄袍等物。顺治皇帝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这些依然不能平息顺治帝的怒火,很快他又下令将多尔衮豪华的陵墓平毁,砍掉脑袋,鞭尸示众。关于鞭尸的细节,清朝官方史料中是没有记载的,因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倒是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记述了细节:“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些共产党人祖先的坟墓多有开掘暴尸的事情。当然,“文革”时期也发生过一些地方以“彻底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旗号,迁移名人

坟墓,甚至掘墓鞭尸的闹剧。

中国和美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法律制度不尽相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坟墓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体面地、有尊严地、在满足墓主人后代合理要求的条件下,迁移适当的地方。而“掘墓鞭尸”则绝对荒诞不经。有两点还是值得我们思考:一是死者和活者是否应该平等相处?中国过去似有视坟墓为不祥之物的观念,因而都把他

们置于远离活人之处;而西方人似无此种理念,坟墓与活人同居一城一隅随处可见。这其中是否与两者在死者和活者应否平等方面持有不同见解有关?二是死者和活者是否应该和活者一样都享有安宁、尊严权?西方人似乎承认两者都有此权利,而中国过去似乎不承认这一点。

受西方尊重死者安宁权的影响,建于1845年的香港跑马地坟场,是一个鸟语花香、经过精心规划的园林,虽然外面的黄泥涌道水车马龙,但在围墙内的墓园,却留住了闹市中的片刻宁静和古木参天的美景。跑马地的英文名称是Happy Valley,即快乐谷。赛马和赌博带来的刺激可能确实快乐无比,而与赛马场只有一条电车道之隔的,就是一个极乐世界——香港市区内最古老的墓园。圣弥额尔坟场是香港最古老的一处天主教坟场,门外对联写着“今夕吾驱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劝喻来访者要珍惜生命。



梅雨三曲

王养浩

一、淫雨停,天放晴,湖上翠莲几叶青。柳浪兰舟笑倩影,天落银珠湿衣襟。

二、林间雾,山里雨,东魁杨梅农家女。夜风不吹愁云去,满筐诗笺灯下语。

三、夜消沉,日漫长,抚琴听雨在湖旁。新蝉何时鸣惆怅,遍地正道是沧桑。

矛盾,看见毕业的你们,这么辛苦地颠簸,很怜惜,但是也觉得这也是你们的机会,颠簸,小心翼翼,最后被打勾,是多好的记忆,多好的人生颜色,而我,大学毕业,就被留在学校,没有颠簸,没有恭恭敬敬说谢谢谢谢的机会,所以我也钦佩你们!”最后,我提议他们,集体地,再对校长们说声谢谢吧。我也对校长们说,我以大学教授的名义,恳请你们照顾这些大学生,犹如照顾我的学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天气炎热,近日我在衣橱里翻出一件印有《上海画界绘“七不”》的汗衫,穿上,对镜一照,眼睛一亮,思绪翩翩。这件宣传衫还是在十九年前举办的一次广场美术盛会时穿着回家的。这里故事多多!

为了广泛深入宣传“七不”,早在开展广场文化活动的前一个月,就多次在报上作了报道,消息一出,得到广大美术家的热烈支持。在美协和解放日报连开了十多次座谈会,会上涌现了许多感人事例,83岁的蔡振华接到任务后,激动得夜不能寐,画了十多张宣传画草稿。郑辛遥、天呈在短期内完成了漫画衫、招贴画的草稿,由陆汝浩、葛春学、杜建南承担巨幅大画的底稿设计。再有曹简楼、乔木、施大畏、陈家冷、龚继先、杨正新、钱行健、胡振郎、梁洪涛、张复兴等画出一批赠送城市“美容师”的纸扇。张安朴、沈浩鹏也赶绘宣传招贴画的图稿。在沪的老画家闻讯后主动报名参加,如杨可扬、刘旦宅等。顾炳鑫说:“这样大的社会公益活动,我们当然报名。”原本未列名单的86岁的吴青霞表示:“我要参加,你们不要来接,不过宣传‘七不’的广告衫和遮阳帽,早一天给我送来……”

宣传“七不”的故事

徐昌彪

1995年7月29日盛夏的清晨,太阳微露脸,又是个大热天,可是画家们头戴统一式样的遮阳帽,身穿宣传“七不”的漫画衫,一早各自走出家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外滩陈毅广场。老画家贺友直精神可嘉。清晨六点之前步行到外滩。住田林新村的75岁的乔木约上82岁的曹简楼结伴而来。曹简楼还与乔木打趣:你

是香烟老枪今天却穿的“不可在公共场所吸烟”图案的漫画衫,烟瘾忍得住吗?

此时刘旦宅进场,和杨可扬坐在一起,当他看到画家们个个穿着清一色的“七不”宣传衫,急忙找美扮,并说:“只我一个穿便衣,太突出了。”随即接过一件大号漫画衫,当众赤膊更衣。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陈至立、金炳华、谢丽娟和市文明办领导一早在外滩地下通道做完环卫工人劳动,由美协沈柔坚主席和《解放日报》、黄浦区委的负责同志陪同来到广场参加今日的广场大活动,掌声乐曲响起,“七不”啄木鸟宣传队的小朋友上场表演,小画家向十位老画家献上红领巾,四位画家一齐上阵,在巨幅白布上奋笔作画。这里有爷爷孙儿档、有父子档、有夫妇档、有姊妹档、有兄弟档……吴青霞喜悦地说:“我这么大年纪与年仅7岁的朋友搭档,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图画。”

已经画了将近两个小时,彩墨纷飞,画面上出现蔚为壮观的景观,这是一幅气势恢宏的宣传画。

画家们完成画作下场时,却被许多市民围住,一群小朋友围住杨可扬、顾炳鑫,他们在一片“爷爷”的叫声中被要求合影、签名。也有人索要画家身上的漫画衫,说用自己的衣服交换。他们是有备而来,要求刘旦宅在带来的书刊、扇子中签。刘旦宅一一满足了他们,其他还有不少画家久久不得脱身。

宣传“七不”活动已过十九年,说了,画了,但至今做得怎样?看来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